

新教育叢書

新教學法

行發店華石

新 教 學 法

新 教 育 叢 書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新 教 學 法

• 新教育叢書 •

出 版 者 新華書店

發 行 者 新華書店

• 一九四九年九月出版 •

華中豫(新)0001—3·000冊

新教學法目錄

教學做合一 ······	(一)
什麼叫教學做合一 ······	(四)
答朱端琰之間 ······	(八)
教學做通則 ······	(一九)
廢除體罰的研究 ······	(二五)
多樣化的領導方法 ······	(三一)
漫談學習組織形式 ······	(三四)
齊魯教學漫談 ······	(三七)
延安市舊城民小的教學經驗和管理方法 ······	(五四)
延安市舊城民辦小學報告節錄 ······	(六二)
指導成人學習的各種方式 ······	(八一)
怎樣指導羣衆學習文化？ ······	(八三)

工人教學法之商討

(八七)

怎樣上老婆課

(一〇六)

怎樣注意文盲的識字教育

(一〇八)

幾種教字的好方法

(一一一)

識字辦法

(一一二)

幾個反迷信的實例

(一一三)

集體學習的新方法

(一一四)

教學做合一

陶行知

(1)

教學做合一，是曉莊的校訓，我們學校的基礎就是立在這五個字上。再也沒有一件事比明瞭這五個字還重要了。說來倒很奇怪，我在本校從來沒有演講過這個題目，同志們也從沒有一個人對這五個字發生過疑問。大家都好像覺得這是我們曉莊的家常便飯，用不着多嘴饒舌了。可是我近來遇了兩件事，使我覺得同志中實在還有不明瞭校訓的意義的。一是看見一位指導員的教學做草案裏面把活動分成三方面，叫教的方面、學的方面、做的方面，這是教學做分家，不是教學做合一。二是看見一位同學在鄉教叢訊上發表的一篇關於曉莊小學的文章。在這篇文章裏，他說：「曉莊小學學生的課外作業就是農事教學做。」在教學做合一的學校的辭典裏並沒有「課外作業」。課外作業是生活與課程離婚的宣言，也就是教學做離婚之宣言。今年春天洪深先生創辦電影演員養成所，招生廣告上有採用「教」「學」「做」三個辦法字樣，當時我一見這張廣告，就覺得洪先生沒有十分瞭解教學做合一。倘使他真正瞭解，他必定要寫「教學做」辦法，決不會寫做「教」「學」「做」。

辦法。他的誤解和我上述的兩個誤解是相類的。我接連受了這兩次刺激，覺得非澈底的、源源本本的和大家討論明白，怕要鬧出絕大的誤解。思想上發生誤解則實行上必定要引起矛盾。所以把這個題目來演講一次是萬不可少的。我自回國之後，看見國內學校裏先生只管教，學生只管受教的情形，就認定有改革之必要。這種情形以大學為最壞。導師叫做教授，大家以被稱教授為榮。他的方法叫做教授法。好像是拿智識來賑濟人的。我當時主張以教學法來代替教授法，在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校務會議席上辯論二小時，不能通過，我也因此不接受教育專修科主任名義。八年應時報教育新思潮主幹蔣夢麟先生之徵，撰教學合一文，主張教的方法要根據學的方法。此時蘇州師範學校首先贊成採用教學法。繼而五四事起，南京高等師範同事無暇堅持，我就把全部課程中之教授法一律改為教學法。這是實現教學合一的起源。後來新學制頒布，我進一步主張：事怎樣做就怎樣學怎樣學就怎樣教；教的法子要根據學的法子，學的法子要根據做的法子。這是民國十一年的事，教學做合一的理論已經成立了。但是教學做合一之名尚未出現。前年在南開大學演講時，我仍用教學合一之題。張伯苓先生擬改為學做合一，我於是豁然貫通，直稱為教學做合一。去年撰中國師範教育建設論時，即將教學做合一之原理作有系統之敘述。我現在要把最近的思想組織起來作進一步的敘述。教學做是一件事，不是三

件事。我們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學。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學的是學生。從先生對學生的關係說：做便是教；從學生對先生的關係說：做便是學。先生拿做來教，乃是真教；學生拿做來學，方是實學。不在做上用工夫，教固不成爲教，學也不成爲學。從廣義的教育觀看先生與學生並沒有嚴格的區別。實際上，如果破除成見，六十歲的老翁可以跟六歲的兒童學好些事情。會的教人，不會的跟人學，是我們不知不覺中天天有的現象。因此教學做是合一的。因爲一個活動對事說是做；對己說是學。對人說是教。比如種田這件事是要在田裏做的，便須在田裏學，在田裏教。游水也是如此。游水是在水裏做的事，便須在水裏學，在水裏教。再進一步說，關於種稻的講解不是爲講解而講解，乃是爲種稻而講解；關於種稻的看書，不是爲看書而看書，乃是爲種稻而看書。想把種稻教得好，要講什麼話就講什麼話，要看什麼書就看什麼書。我們不會說種稻是做，看書是學，講解是教。爲種稻而講解，講解也是做；爲種稻而看書。看書也是做。這是種稻的教學做合一。一切生活的教學做都要如此方爲一貫。否則教自教，學自學，連做也不是真做了。所以做是學的中心，也就是教的中心。「做」既佔如此重要的位置，寶山縣立師範學校竟把教學做合一改爲做學教合一，這是格外有意思的事。

—十六年十一月二日。

什麼叫教學做合一

現在，有許多人對教學做合一，不甚了解；仍有許多糊塗觀念，在頭腦裏作怪。我在這裏想介紹陶行知先生的一首小詩：

行動是老子，知識是兒子，創造是孫子。

再介紹洛克一個故事。他說：我們研究學問，不要學蜘蛛的樣，一切好像都能從自己的身體裏理會出來。也不要和螞蟻那樣，徒然去蒐集材料，把他堆積起來。我們要學習蜜蜂。你看，牠把材料採取來，而又把牠加以改造，製成新的東西。

這都很好的說明行動是獲得知識的起點。說明行動或活的觀察，或感覺是我們認識外界，獲得知識的門戶。人並不是生來就懂得一切，像蜘蛛一樣滿肚子裝着絲汁，只要我們引導一下，就可以把知識學問全部拉出來。

如果人沒有覺感，沒有眼、耳、舌、鼻、皮膚等等，他就不能求得知識。一個又聾又瞎，又瞎眼的人。他只能靠皮膚的感覺來認識外界，求得知識，如果連膚覺

也沒有，他就什麼也不知，什麼也不覺，這種人叫做死人。

可是光靠感覺也不夠。感覺僅僅祇能把我與外界初步連系起來，等於是一座橋樑，使我們能夠接觸事物。同時，感覺往往是不可靠的。要認識外界事物的實質，還需要經過抽象的思惟過程，即分析、比較、研究、綜合的過程。然後才能進一步認識事物的本質。這是一個創造過程。也就像蜜蜂在花叢中搜集種種花粉，把牠製成蜂蜜一樣。所以馬克思說：「觀念只不過是被放置於人類頭腦中，並在人類頭腦中改過的物質而已。」人類反映外界事物並不像照相機，要經過頭腦的改造。所以他又說：「研究必須搜集豐富的材料，分析材料的種種發展形態，並探究這種種形態的內部關係。」搜集材料主要是靠感覺，分析和探研材料的形態與內部關係。因而得到認識事物的本質，就要靠抽象的思惟了。在這裏，搜集或活的觀察或「做」或「行動」是根本的東西，所以陶先生說牠是老子。有了這個，才能進行抽象思惟，才能認識事物得到知識。有了知識再去行動，再去思惟，才有新的創造。所以說牠是孫子。

我前面這一大段話，都着重說明「行動是獲得知識的起點。」嬰兒看到火，不拿手去摸火，不感到火燙手，他是無法理解「火」這個東西的。

有些人，反問我道：教學做，一切學問都要從做中去親自得來，那太麻煩了，

你們都是爬行的經驗主義者。這些人，還沒有學會走路，就想跑，他弄錯了。這裏所說的「做」是指必須求得感性的知識做基礎，或舊經驗舊知識做基礎，才能吸收他人或消化他人的知識，變成自己的智識。接知如接木，沒有感性知識或舊經驗做基礎，是吸收不了別人的知識的。譬如，我們研究無線電，要理解牠，必須有摩擦生電的感性知識，必須見過放電現象，了解赫芝波。然後，便能進一步了解無線電是什麼了。並不是什麼都要親自去做。又例如，我們從分光鏡中，分析某種物質發出的光線條排列位子，然後對着天空某一星座分析星光，也有同一光線條，我們知道某星球上也有某種物質。並不需要跑到星空去把星摘下來做標本，加以分析才知道。

溫帶地方的人，過過寒冬，你一談到北極如何寒冷，他會理解；他也過過炎夏，談到赤道如何燠熱，他也是會理解的。

所以只要有感性知識或舊經驗做基礎，便可以吸收消化別人的知識。

有了前面的認識，你就可以看出我們現在的教育是教條教育。要不教條，首先須確定一個重要的基本觀點：即是教育目的。是為了解決目前中國民族民主革命問題。不論你教的是大、中、小學、或物理、國語。都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

這個基本觀點，引導我們領導學生去從事實際工作。一旦從實際出發，書本上

的理論，就不是拿來讀或背誦的，而是拿來用，拿來指導我們的行動了。所以是用書，不是讀書。這樣，理論與實際便會結合起來。教學便會在做上統一起來了。

沒有這個基本觀點，是無法理解教學做合一的。

從實際出發去學習前人的理論，有兩種辦法：一種是毫無工作和生活經驗，或對該事物毫無所知的人，應在做上教與學，就是使得他有感性知識做基礎，才能大徹大悟，把別人的知識化成自己的知識。另一種辦法是有工作和生活經驗，或對該事物已有初步認識或經驗的人，我們可以和別人的知識（即理論）對照起來反省自己的所作所為，而達到消化，吸收他人知識的目的。

如果不是這樣，那就是教條主義。我在這篇短文裏，說明四點：

(一) 認識是經過行動和抽象的思惟，這個過程的。但最主要的是行動（或感覺），他是求得一切知識的門戶。

(二) 感性知識是吸收他人知識的基礎，沒有感性知識或舊經驗做基礎，就吸收不了。同時，有了這個做基礎，便不必種種事物都要親自去做。

(三) 要不死讀書，死教書，就要確定一個基本觀點，這個基本觀點就是「教育的目的是要我們領導學生解決目前中國民族民主革命這個具體問題。」

(四) 教育目的的一確定，就不是讀書，而是用書，就不是讀理論背原理，而是

用理論來做行動的指導。於是理論與實際便會一致。

要理解什麼是教學做合一，首先要有這些基本認識。至於教學做合一的教學過程，課程教材，學生訓練，學級編制等等，非本文所能詳述，容當另文敍述。

答朱端琰之間

陶行知

端琰先生：第二次手書，業已拜讀，只因曉莊冬防吃緊，無暇執筆，以致遲遲未覆，實在是十分抱歉。

一 什麼是做？

先生垂問的幾個問題都是很有意思的。我把這些問題仔細看了一下覺得先生的疑問都是集中在一個「做」字上面，這是當然的，因為教學做合一的理論也是集中在「做」之一字。所以必先要把「做」字徹底的說明一番，然後其餘的問題，便可迎刃而解了。

「做」字在曉莊有個特別定義。這定義便是在勞力上勞心。單純的勞力，只是

蠻幹，不能算做，單純的勞心，只是空想，也不能算做，真正的做只是在勞力上勞心。我們做一件事便要想如何可以把這件事做好，如何運用書本，如何運用別人的經驗，如何改造用得着的一切工具使這件事做得最好。我們還要想到這事和別事的關係，想到這事和別事的相互影響。我們要從具體想到抽象，從我相想到共相，從片段想到系統。這都是在勞力上勞心的功夫。

不如此，便不是在勞力上勞心，便不是做。

做必須用器官，做什麼事便用什麼器官。耳目口鼻四肢百體都是要活用的。所以有的事要用耳做；有的事要用眼做；有的事要用嘴做；有的事要用腳做；有的事要用手做；有的事用他們合起來做。中國教育的一個普通的錯解是以爲：用嘴講便是教；用耳聽便是學；用手幹便是做。這樣不但誤解了做，也誤解了學與教了。我們主張教學做是一件事的三方面：對事說是做，對自己之進步說是學；對別人的影響說是教。做要用手即學要用手教要用手；做要用耳即學要用耳教要用耳；做要用眼看即學要用眼看。即學用什麼器官即學要用什麼器官教要用什麼器官。

做不但要用身上的器官。並且要用身外的工具。我們的主張是：做什麼事便用什麼工具。望遠鏡顯微鏡鋤頭斧頭筆桿槍桿書本子都是工具，也都是要活用的。中國教育的第二個普通的誤解，便是一提到教育就聯想到筆桿和書本。以爲教育便是

讀書寫字；除了讀書寫字之外，便不是教育。我們既以做爲中心，那末，做要用鋤頭即學要用鋤頭教要用鋤頭；做要用斧頭即學要用斧頭教要用斧頭；做要用書本即學要用書本教要用書本。吃麵要用筷子；喝湯要用匙子；這是誰也知道的。倘便有人用筷子喝湯，用匙子吃麵，大家必定要說他是個大獸子。我們現在的教育何嘗不是普遍的犯了這個錯用工具的毛病。中國的教員學生實在太於迷信書本了。他們以爲書本可以耕田織布治國平天下；他們以爲要想耕田織布治國平天下只要讀讀書就會了。書本是個重要的工具，但書本以外的工具還多着呢！因爲學校專重書本所以講書便成爲教。讀書便成爲學，而還用鋤頭斧頭的便算爲做了。這是教學做分家。他們忘記了書本也是「做」事所用的工具與鋤頭斧頭是一類的東西。做一件事要想做得好，須用鋤頭便用鋤頭，須用斧頭便用斧頭，須用書本便用書本，須合用數樣數十樣工具便合用數樣數十樣工具。我們不排斥書本；但決不許書本做狄克推多，更不許他與「做」脫離關係，而成爲所謂「教學」之神祕物。

有了上面補充的總說明，再去解答先生的疑問似乎容易得多。我現在就順着先生質問的次序逐一答復，然後再歸納起來，答復先生總結的三問題。

二 以實際生活爲中心的教育是否能够顧到人生的全部？

做學做有一個公共的中心，這「中心」就是事，就是實際生活。實際生活說得明白些便是日常生活。積日爲月，積年爲終身，實際生活便是人生的一切。分析開來，戰勝實際的困難，解決實際的問題。生實際的利，格實際的物，愛實際的人，求實際的衣食住行，回溯實際的既往，改造實際的現在，探測實際的未來；這些事總結起來，雖不敢概括全部人生，但人生除了這樣事還有什麼？在做這些事上去學去教雖不敢說有十分收成；但是教成的與學得的必是真本領，實行這種教育的社會，雖不敢必其進步一日千里；但是腳踏實地的幫助人類天演歷程向上向前運行而無一步落空，那是可以斷言的。

三 教學做合一是否能够傳遞全社會的經驗？

「教育是傳遞社會的經驗」，這句話不能概括一切教育。倘若教育是僅僅把社會的經驗傳遞下去，那就缺少進步的動力。所以與其說「教育是社會經驗之傳遞」，

不如說「教育是社會經驗之改造。」教育上之所謂經驗原有兩種意思：一種是個人的；一種是人類全體的。但是經驗無論屬於個人或人類全體，決無超時間空間的可能。我們最多只可說有些社會經驗是不限於一時代一地域的，經驗又有直接間接的分別，這當然是不可否認的。我在僞智識階級裏面曾經說明「接知如接枝」的道理。我們必須有從自己經驗裏發生出來的知識做根，然後別人的相類的經驗才能接得上去。倘使自己對於某事毫無經驗，我們決不能了解或運用別人關於此事的經驗。人類全體的經驗雖和個人經驗有些分別；但是我們必須有個人經驗做基礎，然後才能了解或運用人類全體的經驗。

我們必須以個人的經驗來吸收人類全體的經驗。孔子說：「學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也。」荀子說：「以一知萬。」無論他是一隅三反復。或是以一

知萬，那個「一」必定是安根在自己的經驗裏。自己經驗裏的「一」是一切知

識的起點。有了這個「一」纔能收「三

反」「知萬」之效。墨辯分知識為聞，

說，親三種。「說曰。」知：傳受之，

說知

聞知

親知

說知